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八目錄

闕名十九

對斬將後殿判

對戰勝作彝器判

對克狄孥來判

對獲五甲首判

對爲將失禮判

對旋凱獻俘判

對獻捷稱其伐判

對還生口判

對獲俘衣之判

對以囚爲前鋒判

對棄子判

對愛子爲賊所執判

對擅發兵判

對矯節用兵判

對軍副別屯斬人判

對司馬斬嬖判

對死政判

對輕過罰甲判

對恤士判

對勇壯踰羽林亭判

對立功流例判

對背侍從征判

對復矢判

對立功執商判

對事貌相似判

對釋菜爭論判

對持論湯武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八

闕名 十九

對斬將後殿判

景爲將斬將擐旗還後爲殿久而不至師詰之
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鬪小智自私故范宣執謙其
下皆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景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
銳皆奉廟謨斬將擐旗莫非皇化雖聞拓地之績未可貪
天之功彼師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詐善亦不

猶愈乎

對戰勝作彝器判

小侯戰勝作彝器銘功林鍾軍正訟言時有妨
小侯云以示子孫不伏

天子令德銘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永啟厥後無忘
遠圖方展器於樽彝果昭宣於篆刻所以懲其不恪載此
嘉猷何蕞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出師以律其如剋
敵之雄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同季孫之取惡且鑄
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胡顏於燕翼遽有訟於

妨時請從軍正之言以蔽林鍾之失

對克狄孥來判

甲克狄邑長孥來有非寮者以其孥行軍吏執之云非事士也

弧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奮長策以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獻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寮職居何等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渝謀之孔臧實曰有倫有義忠以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爲盡室之謀坐爲刻吏之詰類伯夷之潔已不食於周同夙沙之策名何賴

於鼓主則辱矣士也何依既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對獲五甲首判

景獲五甲首請隸五家御史按景于賞蹈利訴
云銳士

休明在時烝人忘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銳士
從戎理急策勲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而羌
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輦之響按劍興師將
軍厲甲冑之容登壇受鉞景以聲雄薊北望重關西斬將
塞旗威推八陣屠兇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聞戎氛自滅

甲首五級功可傳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招於石室論咎
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功罰疑從輕景訴誠爲順理賞疑
從重霜臺豈可置刑既有司存請依典故

對爲將失禮判

甲爲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
難而失軍之禮訴云若不欺軍安得不獲

危事不齒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忠何傷詐以兼智惟甲
跡同丑父貌類項公立我戎馬之前應識被廬之術進則
思賞退則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轍俄見覆軍

方知處死之難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從權竹簡
議刑將何勸善免於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索彼車中范
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宜表洋洋之人以旌赳赳之
列有司見効無罪可書

對旋凱獻俘判

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効之軍司云
拔距石者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凶門三軍獻凱度關山之月橫
笛吟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曉實賈子勇寧老我師告捷

攸屬獲多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爲威亭障罷警
邊城偃柝十角搖警二毛就擒徵古可縱在今莫舍旣負
投石之力允當操袂之來執法効止未諧通議請依軍見
得謂其宜

對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驟稱其伐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爲司馬
出征君子于役卽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獻於
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以爲已力橫草可

重坐樹無聞方飲御於諸友遂揚言於執事同郤至之稱
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班列不同終
在七人之下聚爲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連戾於爭功實乃
包羞於閱禮不可在位何以佐軍

對還生口判

得甲爲平盧小將軍軍中有擒得生口者盡還
之節度使欲加以罪云古之名將亦有如此者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從權伐國新意惟甲早從師旅
久戍邊庭將立大勲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於萬

人之中力能獲醜用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一家
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何止於鄉類孔明之用師威懷蠻長
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敵誰謂
偏裨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宜論賞
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對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爲非曰使其如歸

德以綏邊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曰能賢乙出師以和攻
昧以順戈矛雲合士卒星馳旣左旋右抽期一月三捷人

金史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五
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爲安忍無親黷武無烈作其令主徵
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祐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遠
叛於南氏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勲宜賞
彼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詞焉固包荒而無怍

對以囚爲前鋒判

甲受律討不庭以囚爲前鋒薄威去備人告失
軍容云先者之法

古之用兵抑爲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囚其來
報也無扞樵採亦我誘焉果而稱師特蘊權決不薄之險

隘不邀之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矢而鳴鼓豈
止血刃當觀繫俘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運右廣初
駕左輪未殷犯圍蹈鋒申厥誠果衿甲面縛釁鼓縲囚列
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類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
征壘而衝喉劒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於惟勝敵亦爲竒
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對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餐
之或以其不義

受命啟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
重城先期賈勇析骸懸釜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
臣多慙於石碣與其廢禮傷愛豈若徇節忘恩旣覆醢以
稱仁何請羹而遺我告爲虧義誰復問言情則不經言亦
有素

對愛子爲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爲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旣不
許而促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
子嗇財不可爲訓不伏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
何若乙以忝列蓋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闕於防閑
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以全生
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算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愆所
以促兵冀其盡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
親且類橋元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劾以嗇財將
何沮勸

對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

非之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無律終以臧凶甲受命以行觀
釁而動輶軒始發將遠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收功於萬
里殊傅介之密旨因取樓蘭若陳湯之矯制更夷康國况
今偃革息馬綏戎糾華奚貪一夕之勲遂侈三軍之事雖
掠美以自滿終蓄禍而難封執事念彼武功以爲勇爵或
人思我王度方循政典苟示化以徇物無忘紀以敗常將
爲後圖是亦爲政

對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邊逢諸國有難遂以兵革平之議不加
賞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茲
使乎夙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冰言邁逢邦國之交讐
同楚君之用兵且聞觀釁殊羽父之能請因見出師爰發
干戈以祈爾爵克寧邊鄙肇敏戎功事貴從宜賞期當物
必也不虞或至拒寇爰來滅虜地之烟氛息漢庭之烽堠
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或胡塵自飛我疆不聳空勤遠略
終匪臧謀苟免戾而已多何議功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

一隅

對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爲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主將奏誅之訴
云專軍別將不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稟命不威丁任旣干城寵
亦受服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履武人之貞居元戎之副執
訊獲醜義非喪律有虔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不傷爰
九伐而何害主將不能命之以徇分謗生人方欲糾之以
違篤責軍簿奉車都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將軍固違令

以告捷况斬之以法乃非徇私副在別屯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爲詞

對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爲行甲所嬖校尉不肯司馬斬之以徇軍正奏其專殺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觀釁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曰武經甲惟理戎興茲薄伐司馬決勝以先啟行彼徒我車懼其侵軼鑿門受服陳其教令既遇隘而難進請爲行而制敵校尉不肯斬之奚傷違其

毀車有類荀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
斯則不然

對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廩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間粟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哀榮至若羽林孤兒
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
間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關門無若我何今慮擠於
溝壑既受一夫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爲當

對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罰甲按察使糾之

制刑閱實勿替前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既輕過而悅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場無虞而蜂蠆有毒欲觀攻取必資甲兵謫以分金嘗聞管氏入茲束矢復起齊邦師古可權士門之良圖惟允倚法以削按察之糾謬何深理貴平反寧聞伐善

對恤士判

得甲爲將卒有患癰甲吮之卒母哭而訴甲將殺其子請罪之甲不伏

總戎之寄爰比善於穰苴受甲之徒忽方疾於荀偃均其
挾纊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佇盡佳兵之力坐興
慈母之哀非輟哭於敬姜實先悲於蹇叔以父觀子固旋
踵而無期論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預起三殤之慟雖欲
妨明深詳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對勇壯踰羽林亭判

丁爲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弁
而已仰斷

天生烝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爲先惟丁力冠圍人

勇過延壽因材官以効職列羽林而爲將恒拔距以習戲
樂彼從戎乍超樓而自矜聊爲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
不能不能奚爲見止

對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闔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
功敘錄咸依元格酬勲賜階准元軍司削階不
入五品

董元藝極穿犀官參戴鷓言思報國卽此臨營冒矢前驅
爭爲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蛟蝶之兵遂埽螳螂

之卒摧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酬庸例昇榮級前關已蒙
褒錫後送獨被稽留既申橫草何能倚樹但今將執戟雖
切披陳曩日橫戈且知優劣既言功薄明卽効殊懸登執
雁之階慮動續貂之刺

對背侍從征判

王靜母年八十身充侍丁弟順名預軍團練點
從征鎮靜棄母投募陷陣有功順戀母背征據
法應罪縣令以靜闕養以順棄軍俱追勘當各
科其罪靜云情存徇國順云意在懷親既並有

詞令不能斷

効命捐軀式標於盡節冬溫夏清載竭於因心靜母西日
沉榆氣息奄奄順弟南風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之恩
並藉高堂之慶靜之充侍須崇扇枕之方順乃從征宜著
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刃侍丁爲報國之臣饌躍蘋鱗征
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或徇國違家忠孝不可俱全
家國終無暫闕投筆以去狀旣不合論辜戀母而還法亦
無煩寘罪銅章旣難推劾玉律須有哀矜請俱釋於九宥
庶並從於三宥

對復矢判

劉說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魂人告越禮

精氣爲物聚極則散遊魂爲變死而有招歸地歸天人皆
共盡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屬多虞時因喪律勤王徇
節載居鋒鏑之中委骨捐軀但非歌笑之處旣覩亂麻之
積爰崇復矢之儀亦同黃尚在途畫宮受弔仲尼於館脫
駟有情雖流千載之聲並是一時之事眷斯劉說有異邾
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遵升屋翻比登車驗古有殊論
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彝章

對立功執商判

乙立軍功合授官或告親執商賈業

天子授鉞將軍運籌廣練精兵數道深入壯哉乙者屬當
戎行攘臂專征負羽輕氣警勵部伍張皇武威密爾元兇
尚懷旅拒甘泉火起初疑滅竈之餘朔野風高已得摧枯
之勢旣而凱歌還國酬庸武勲漢不孤恩方錫班超之職
商乎見議詎奪弦高之詞或人盈庭是相喧聒旣而斟酌
典憲採撫羣言樊噲擢於屠沽宏羊起於賈豎以今況古
其誰不然今之游詞一何狂簡有功之賞理請必行無稽

之言事宜勿用

對事貌相似判

甲容貌與乙相似甲歿後門人師事乙鄰人讓其非禮

道在則業金籙非寶學而時習珍席爲儒甲業擅專門勤茲閉戶夙漸淹中之訓方傳壁裏之書絳帳談經蒙求者雲集緇帷講道鑽仰者電趨濟濟祁祁升堂入室夏絃春誦未厭於青藍閱水頽山遠悲於壞木歿而不作逝者何追道無常師未宜膠柱貌有相似自可樞衣昔夫子門人

見師於有若馬融弟子或從於鄭元故事非遙讓之未可

對釋菜爭論判

得胡甲許乙俱任直講因釋菜爭論遂形於顏色各持捶以相打法司科罪

膠庠之設國容在焉禮樂旣陳王教茲始學之不講儒者爲憂道或未行達人增歎皇上崇大文教褒進儒書屬澗蘋可採爰奠祭於先師壇杏初開將發明於古學胡甲許乙說禮談經異議旣生爭論斯起操持捶扑恐學業之不
明顛墜衣裳見朝儀之有失四方從學華荒並湊百寮觀

禮簪紱成行不慎於儀何所取則既憊規矩合實刑科

對持論湯武判

乙開筵講湯武事弟子曰無食馬肝乙撻之不
伏折師麈尾

君子爲儒學以致道聖人立教言無非法乙惟廣業義取
精嚴函丈席間未述唐虞之際開筵講肆遽言湯武之非
符彼黃生之談爰有青襟之刺不能伏羲故爲撻人喻以
馬肝足爲知味折之麈尾噴有煩言一扶何傷將子無怨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九目錄

關名 二十

對笙師不施春牘判

對樂懸畫蚡蟠判

對四品女樂判

對笛判

對樂師教舞判

對習結風技判

對瞽相判

對未上假借判

對乾沒稍食判

對取錢授官判

對受囚財物判

對脫枷取絹判

對吏犯徵贓判

對主簿取受判

對尉用官布判

對不莫其祿判

對竒請他比議判

對誘人致罪判

對因丑致罪判

對犯徒加杖判

對解桎判

對刑罰疑赦判

對犯憲罰判

對兩貫判

對兩貫判

對移貫判

對樂土判

對還墳判

對避市籍判

對率家屬籍名田判

對是儀書衣主司舉正判

對命農判

對爲人興利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九

闕名 二十

對笙師不施春牘判

甲爲笙師以教陔樂不施春牘等三品科之訖
不伏

六同分序則備禮文九夏成章式明詩頌所以賓射喪祭
軍旅會同必將有陳罔或無度永言春牘喻此安絃以諧
八音實爲三品伐檀樂於雲夢影落梢雲採貞勁於仙壇
色移寒雪鳳聞揮斲素列廣脩因玉潤之呈姿節金奏以

爲用惟甲司至有味欽承無相奪倫未求諸已不以其道
輕欲訓人杳渺笙歌詎騫迴於鳳影嬋娟篠蕩殊髣髴於
龍鳴應雅莫修塤箎坐缺至若教之陔夏用以娛賓候終
宴而言歸慮沈酣而越禮爲之行節肅以威儀釀取歎於
傾家飲無醉於終日遵其聲律必在和均忽貽顧於周郎
豈忘味於宣父不謀其政遐棄厥司當審詞以定刑庶先
迷而後得

對樂懸畫蚡蟠判

得樂懸上畫蚡蟠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應天爲同合雷作氣殊以堵肆設其簾業式觀周禮爰命
工人備物雕鐫兼飾丹漆怒鯨與翼鳴僉賦旁行將跳躍
咸修因木生姿似得陰陽之氣異體分象各類清濁之音
有何踈失以爲細碎稽古未爽不伏何疑

對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
處分

爵以馭貴樂以報功異其肆堵昭以聲文旣比物以飾節
亦安德而教和乙也銀艾蟬聯朱輪焯耀名稱貴士位列

清班家乃伐冰朝膺食肉二肆未陳於縮雷一部且列於
曲房事等馬融義符魏絳且窈窕閑淑蛾眉麗姿樂則備
於伶人禮可嬪於君子功化絲枲舞節鏗鏘稽命數而合
宜在法令而何爽御史糾按無乃深文

對笛判

甲制碧鮮以當籟本四加一所由科其不節訴
不伏

玉潤碧鮮靄青冥之秀色龍吟鳳吹發寥亮之飛聲始立
制於工人方勸侑於君子簡易爰在繁會斯深惟甲練精

而成厥象躋攀絕巘陟彼九成剡剡貞姿謚爲雙笛撫羌
人之効躅裁以當邁感越客而興悲方延作賦霜候無變
寧俟嘶磨風韻將調遠資律度加君明之後出畢以五音
佇叔夏之前規奏其三調落梅香徧自滿風前折柳陰疎
橫分塞上固無失於倫序宛有叶於和均不節論辜未知
其可

對樂師教舞判

甲年十三爲國子樂師教之舞象甲不受命樂
師將撻甲云違禮不伏

夏序殷膠建國重務養老齒胄先王大猷所以長幼分規
道業差序或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樂章
中和祇庸遵規儀於性府旣大成以方就爰小舞而首陳
必在準繩無或差忒興言國子辯慧斯文系彼勲華金張
錫慶遵其禮樂游夏申勤學必幼儀言辭外傳年深舞勺
及踐上庠春誦夏絃深其順節尊師重道寧願踰閑佩觿
之辰成童未及摳衣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
陷於無度儻乎聞一知二亦何守其彛倫必也非禮勿言
固可徇之年限制於未亂詳茲雅得紀綱扑作教刑撫事

難從捶楚

對習結風技判

得乙習結風之技縣長以其情業責之

舞以盡意用察其形或因序而持芬有傳規而去籥是以
六英方變用禮神祇八允成章以和邦國雖聲歌而會理
終鄭雅而殊制陳之典則誠以怠荒乙也妄庸居然訓習
非策名於樂府潛託志於結風謂小吏之期仙鳳凰均影
學參軍之式宴鸚鵡成衣長袖踰躑未呈妙於風結鳴絃
糾舉爰寘罪於霜科足訓疲人誠爲茂宰宜從改革無或

因循

對瞽相判

得太常備宿懸於大祭有瞽而無相步所由請
罪之

禮以道志樂以和聲爲儉詔而率先陳相步而汲引是立
扶主之稱式陳視瞭之司相須而成兼濟爲道乃鍾牙之
比義實陳雷之喻堅等彼塤箎寧聞獨用均茲黼黻必在
同施惟太常之官曹司雅樂之制度虔承大祭恭備宿懸
杳杳嚴更滴銀壺而始唱鏘鏘逸韻考金奏而斯聞會彼

伶人咸資瞽者心則通於師曠目非類於離婁子夏新名
徒起移冠之號荆軻舊客終聞擊筑之娛質明而行已敷
容於肅敬晏朝而退爰輟響於宮商祝史正詞良非矯舉
相步乖位何惜規儀就以逡巡其誰告導若蒙泉之無適
非大車之利往雖六變六同不齊其節而及階及席是闕
於言良未展於扶主禮將至於顛越此而不罰其有何誅

對未上假借判

丁受官未上於所部假借科其罪監臨不伏

命官以賢底祿以道猶未蒞事胡爲賄聞無魏子之悛心

有叔魚之黷貨卽爲假借曾不內愧於躬式冒刑典仍欲外閔其過實叨愼之自速非監臨之謂何加言是丁不可逃罪

對乾沒稍食判

乙主稍食輒自乾沒爲方書所劾

列爵分官用資監守臨班掌務必藉廉平其有黷化負居心類長安之小吏不貪爲寶殊宋國之司城時所未容法宜難捨况主茲稍食慢彼嚴章竊人之財從己之欲方書職惟糾謬用此繩違逐烏居多彈鶚遂允刑之所設本曰懲

非罪卽不誣任依輕典

對取錢授官判

得楊甲選以錢十萬金三十斤求山乙得官後
被告大理以甲選數合畱官不越次會恩洗滌
甲不解任錢金不追刑部斷甲解見任徵乙金

錢

學古入官不聞躋貨以賢制爵安可非材楊甲人實妄庸
謬參調選山乙志惟貪冒多受金錢良以職謝巨源賢慙
伯起鴻猷載黜是則難容大理同拘自貽伊戚承恩合免

雖則棘署守文會赦獨徵實亦仙臺直筆請依省斷竊謂
爲宜

對受囚財物判

丁受囚財增其語賊輕減罪省司駁議非當鬻
獄

鬻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
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
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
末減省司忠告實謂平反

對脫枷取絹判

祁陽縣尉董則任大理獄吏與囚脫枷取絹兩匹斷除名

刑政所存爲國之本有倫有要宏慎斯歸就重就輕哀矜無失董則事緣賊賄斷被除名贖貨於無器之時定罪於有官之日問旣承引斷亦甘心兩緣雖則難容雙啟終須審究脫枷狀非枉法準絹不至徒年除名雖據本條斷罪宜無覆定永州申上不詳前任之文刑部重尋妙得無官之例除名之坐未可依前罪不合徒何容濫罰

對吏犯徵贓判

吏人犯枉法贓會恩免罪所由不徵正贓御史
舉以非枉法不伏

肆眚從輕前王以之宥罪一成不變君子於焉盡心黥吏
伊何罔知紀極貪藩身之貨自底不經沐渙汗之恩幸而
獲宥雖小懲大戒旣曰刑其恤哉而免罪徵贓尚謂罔之
生也酌彼三尺折以片言柱後爲官御史之舉非斯當頤
中有物所由之不伏未孚敢肆剛腸輕申直筆

對主簿取受判

外州申屬縣主簿部內取受州將不之罪也出
錢與之

東紳從官既擔人爵析珪銜命須代天工不息惡木之陰
不畏貪泉之味豈溪壑其志山川其心錢且深藏非從地
出金常密受不畏天知效無彰於萬分法宜加於三尺州
將情爲寬簡道取敦龐必令上化用乎將使下僚知恥若
過而能改合道期於反經若情不自悛罰罪當於懲惡請
更研問方事科條

對尉用官布判

鄆縣尉單則將官布七百端質錢還債經一百

日合科何罪

單則策名稽下述職江濱才靡効於一身害已深於五蠹
用公府之財酬私門之債虧貞節於箭巖汨清流於鏡水
九章曩憲不惠姦渠三尺明科無捨刑故雖復陪填已畢
終是濫竊成愆指事論情實嬰疎網披文按法或蔽蒙襟
委諸兩造之司庶盡片言之斷

對不奠其祿判

得主司納錢不奠其祿致令不可覆校

正其歲會禮有明文錄而書之物合定數莫不登於天府計以月成諒比要之可遵將奠祿而爲準憑茲出納乃絕姦欺苟或差遺自貽乾沒龜玉在櫝宜勤夙夜之心刀布如泉何忽隄防之禁覆枝斯闕罪累非輕忝曰主司殊爲曠職但三尺之法期閱實以定刑九兩之官闕連事而同坐必若甲乙俱犯上下相蒙規攘竊以故違自胥徒而共議物又全曠情實難容如其數則非多訊之爲誤有納處而可驗恕不逮而須矜請紓辨璧之疑方寘鈞金之罰

對竒請他比議判

法司以竒請他比議爲蠲除而畱臺持之不宜
數變乃引聖智之所爲患

政貴有常理惟體要明罰勅法取誠於先王議獄緩死致
誠於君子俾其科條克敘輕重有倫惟齊非齊以殺止殺
事必謀始則司契之義明道先仍舊則改作之功昧鄭僑
鑄鼎猶慙叔向之言周滿作刑稱菴呂侯之策况聖君御
物天下文明人識舊章國懸常典舞文巧詆非則於張湯
捨虐從寬有依於定國矧乃漢盜陵土惟輕載美於釋之
闕於昭八議誠以類而可徵永言三尺復何慙於師古

對誘人致罪判

甲誘丁致罪令其同坐云人各有心

率心無邪詩參履福作爲背道經喻焚身若從惡而自貽
將異罪而同罰利交相啗惟甲與丁鄰德不慕於田蘇樂
禍更移於齊豹謗招惡子名近盜夸且飭躬無良以欲敗
度誘人遷迹以義傷風六行共挂於爰書兩造不聞於在
宥待窮實狀方寘科條

對因丑致罪判

癸因丑致罪所由欲科之及丑自死癸云罪人

則亡我更何若所由亦不知作何處分

生諒不謹法必繩愆既三禁而無移在五用而難捨丑孽
不可遣鬼得而誅癸戮出於身官慢其業雖天網不漏亦
未失刑而職司是虧攸宜坐罪且罪有輕重失亦降差刑
難變於一成減可從其二等

對犯徒加杖判

乙犯徒訴家無兼丁縣斷加杖人告其有妻年
二十一以上

麗刑務輕罰懲非死若膚受之訟則哀敬難原乙何人哉

有恥未格不化厥訓自貽伊咎當從傅氏之策若赴驪山之徒謂無兼丁則合加杖而有配偶應是克家來訟無情未宜易法縣且失律豈曰能官人之糾謬斯謂不直

對解桎判

得甲送徒道解桎梏恣所過御史糾訴云剋期俱至無違者

法在安人刑忌雷獄苟信不繼則噬膚而莫懲如得其情則緩死而無逸惟彼甲者奉詔送徒解其桎梏遵大易之利用申其甲庚係小子而且格承命爲信義則乖於守官

推誠於物仁或昭其恤下與其刑茲無赦利武人之貞曷
若感而遂通資文明以悅且虞廷作法人不敢欺鍾離縱
徒剋期而至有叶良吏無瀆簡彛欲依驄馬之糾恐越爽
鳩之法

對刑罰疑赦判

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以刑不上備省科之云
適輕下服諸罰有權

先王立辟議事以制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故三宥以順時
重一成而不改永懷中典亦謹無良惟罰與刑有疑俱赦

厚倫正俗立教在寬二罪並興載難上備五聽無濫宜遵
下服既有權而適道當惻隱而從輕不俾小懲將爲允當

對犯憲罰判

判由
闕

分地而經立儀三市陳政以禁會商百族雖負販而有尊
故質劑以結信莫不同其度量別以精麤荒札無征珪璋
不鬻君平閱隱取給成都之錢漢武沈魂卽覩茂陵之椁
甲託茲闖闖徇彼盈虛耀邊鄙以爲心雜良苦而成務稱
無二賈未偶迹於神仙坐陷三章遂沈名於罪網至若憲
罰徇罰中刑小刑旣分夥於旗亭固非謬於園土主司董

訓未盡甄明舉而罰之雖則罪人斯得哀而喜也有爽惟刑恤哉且播肆之條誠其過矣示衆之譴無乃重乎在甲薄言均腊肉之遇毒主司苛政實刺骨而成寃復卽命渝改之爲貴義不可辱事當小懲宜麗本德用申典正

對兩貫判

甲先有兩貫一延州一屬鄯州爲定甲訴云先屬延州

人則懷土狐乃首邱然蕩析離居罔能定極且甲義殊三徙編貫兩鄉作可封之比屋名標鄯部尋本枝之百代籍

掛延州所以舊里馳誠是混新豐之犬故鄉搖思不食武昌之魚想邑呻吟深嗟變橋瞻關敬止實慕維桑欲遺三緘終無二見仙臺制則方闡長途匹夫之志信難可奪

對兩貫判

甲先有兩貫一延州一屬鄯州爲定甲訴云先

屬延州

版圖

一作籍

隄防生靈綱紀用收

一作俊

不道是禁姦慝爲政

之要莫先此途若能守之人無散逸甲關西男子隴外遊客從沙塞之荒澤棄田園之故鄉先爲流民近爲編戶同

狡兔之三穴匪王人之一心或因官遷數竒以建莊烏以
班崇一作榮吟越鍾儀以幽繫思楚編彼樂土歌於歸來蘭
署以鄴州臨戎人稀地廣畱實邊戶公利實多割近甸之
有餘助遐陬之不足依省爲定又何可疑若從訴端詐道
滋蔓

對移貫判

乙移貫所由以軍府州不許訴云今不簡點

桑梓必敬版圖是崇先王所以制萬國仲父所以居四人
農商不遷首尾相援乙里親走集貫實軍府已習金鼓之

聲誠堪晝夜之戰何得不懷吾土將樂他鄉雖四海爲家
孰匪斯人之適然九章作律元止所由之見縱使飛塵旣
靜裔土無虞猶存晁錯之實邊有慮宣王之薄伐訴無簡
點深覺詞游

對樂土判

人進素衣朱襮欲從於沃或告擅去云我聞有
命不可告人

寵辱若驚名器不假亮采有國欽若明憲知繁實之必披
誠滋蔓而難除衣襮者何抑乃邦族桐主錫寵晉國受其

明命椒聊盈掬曲沃得其熾昌盍獻可持以匡乃辟胡棄
卽異取戾厥躬爰將樂於樹檀苟取徵於揚水遽聞有命
擅彼適從未可告人且宜安土天工不曠王政有經懷遠
附離則上克用又勞謙匪懈使下無覬覦人而無良不率
大戛或者之告允協舊章

對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
就墳陵長不許去

頃者江濱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

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
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
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
俄傷故梓以爲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掛劔青松貞枝尚鬱
四時節物供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冰狐夜聽首邱
之戀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肝上請思切來歸
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顯頗殊而移尊就卑
禮律通許宜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
平之樹不靡咸陽

對避市籍判

大理稱人多避市籍遠役自陷於園土所以每
年旨條別有處分不得如律若依旨則此刑將
措若依法則無以代更請省定

裨販所興聞乎往代入四人之伍隸九市之籍邪嬴所尚
錐刀必爭曾不昏於作勞徒乘時以射利故漢之定法禁
其未淫秦之設規謫以邊戍發號施令豈徒然哉且民者
曰毗惜夫立理避要荒之征役棄父母之版圖雖欲利於
飄蓬終見陷於園土國家罪惟寧失德存好生濟寬猛於

隨時審科條於庶慎大哉至化刑措其宜但能峻以隄防
明其教令則有符古之道無遺一作其代之更政在養民何
須如律

對率家屬籍名田判

甲於鄉里率家屬籍名田乙告甲是賈人犯今
沒入田甲訴云無市籍不伏

道設彛倫用和萬物法垂禮典以制四人故版築隄防各
順流而取濟導達羣品咸徇義以取功甲本市徒早馳聲
於鮑魚之肆更率家屬復求潤於龍鱗之田廣事兼弁以

取浮雲之利專行欺詐曾無多露之嫌商賈蓋藏已聞辜
於漢律籍書攜貳詎免咎於湯羅乙告沒田自得埋梧之
術甲云不伏猶迷食椹之思此而不科刑章徒設請援明
法用靜姦流

對是儀書衣主司舉正判

是儀鬻書衣於市或人告其不仁又鞏朔身爲
主司不舉正之術

是儀無上族變於勾吳鞏朔司軍績宣於全晉昔聯榮於
方冊今異軫於旗亭至於質彼有無雖歸列肆譏其淫巧

必在儲胥詭濫有彰典刑斯舉書衣創制編冊攸資廁綠
篋以相輝雜紫荷而交映是儀所嚮非法貽譏旣多謝於
緹油徒獲愆於倍市不仁斯露刑故何逃眷彼主司宜從
舉正委而不察事或有由更詰源流兼責名品所犯無謬
方可用科

對命農判

得習壤常命農夙駕桑田採茅爲索人訴遇雨
不充其役

爲天者食分地而利惟茲習壤命彼老農庶夫四體克勤

三事就緒迺脂車以秣馬及零雨以星言芄野是臨桑田
攸稅宜其荷蓑荷笠載錫光陰爾茅爾絢不虧晝夜何乃
當旣泥而自廢假若濡以爲辭使七月遺風將乖陳業三
時務穡有闕成功旣不昏於作勞誠可繩其惰役

對爲人興利判

南陽太守好爲人興利作均水刻石立於田畔
採訪使奏煩擾訴云以防忿爭

樂都旣康太守成式念爲耒之功而無鹵莽開均水之法
以防忿爭故經界不正人將生心土田陪敦職競用力規

子木偃蹇之政思桓公障谷之盟畚鍤星繁溝塍綺錯孫
叔敖之霸全楚意在陂塘邵信臣之典南陽名因漑灌興
利除害而人不爭雖歎歎之薦及因京坻之有望俾知涯
分無廢函活何使司之不明而劾奏之非允昔鄧晨開夢
理鴻隙而滌源何敞效能流鮑陽而刻石揆今度古自合
激揚糾謬繩愆妄云煩擾以茲獲戾不亦太過乎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目錄

闕名 二十一

對清白二渠判

對情農判

對徑踰判

對小國附庸判

對多田判

對射田判

對田中有樹判

對萊地判

對襲爵佯狂判

對養姪承襲判

對城者謳甲判

對木墜誤壓判

對於市驚衆判

對穿牆出水判

對開溝向街判

對築牆判

對宅判

對臨官判

對臨官判

對縣令不修橋判

對棄符繻判

對作刻出關判

對謁者私度關判

對義井判

對注書判

對注書判

對易道判

對易道判

對易道判

對易道判

對易道判

對易道判

對署書題閣判

對好長鳴判

對巫祠秦中判

對巫恒判

對妖言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八十

闕名 二十一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堰府司科高陵令罪
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三輔名區千里奧壤決渠爲雨荷鍤成雲衣食之源見資
於畝畝桑麻之利實賴於溝渠故隱於金椎沉之石槌用
防飄梗爰備蟄流縣令職在字人化兼馴翟用遵常式或
未成規良以秋潦未收且疑於瓠子春流詎泛未慮於桃

欽定全唐文

卷九百八十

闕名

一

花修葺既非後時府科何其速耳請從按記愚謂合宜

對愴農判

甲有田不耕被罰三夫稅粟以質劑致人甲告
旅師施惠散利法司科旅師罪不伏

九扈分官四星垂彩廢其業則金湯莫守修其本則禮節
是興故晁錯獻書每論春稼仲舒上策特說一作秋麥人

之天也其可輕哉甲有良田從來不墾佩犢之風未革維
魚之夢豈成以粟輸官自貽重罰輒將施惠遂有薄言然
而周覽經史備觀賢哲漢臣散利不見貽辜齊客市義無

聞結怨欲加嚴罰不亦難乎甲告誠是妄陳旅師請從寬宥

對徑踰判

乙有畝鍾田苦徑踰者訴盧氏不禁

國勸勤農戶分田畝三時克務九穀斯登乙有良疇頗爲膏壤我疆我理式辨於溝塍是蔗是蓑以媻其茶蓼觀黍稷之蕤蕤見麻麥之芄芄佇成庾億之詠冀貯畝鍾之積推耕讓畔異閑田之莫爭越陌度阡爽野廬而不禁乃徑踰而是苦實網漏而將疎蹊田奪牛昔聞太甚議獄詰鼠

合則持平宜稽廷尉之法用正野廬之罪

對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田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科之不伏

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聞恒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策名膺茲利建朱羽入貢一作朱絲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一作號之榮井邑分疆爰在閑田之列里

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
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常一作章孰爲乖越科之不
伏誰謂非宜

對多田判

丁多買田至四百頃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御史糾之云天恩數加賞賜不是贓賄

丁家類封君田成永業是稱近甸亦曰膏腴資貨乃兼於
中人沃野自登於上賈義殊不穡頗謂多藏道則惡盈志
何自滿必也德均洙泗學究典墳專經述鄭元之風精義

盡邱明之奧學優則仕道尊爲師類張禹之置田殊蕭何
之遺子况稱恩命豈等平人御史繩之終難糾詰

對射田判

或人於京兆府射蔭田

三秦奧壤陸海良田原隰條分溝塍脈散涇渭傍潤鄭白
疏流荷鍤成雲決渠降雨秔稻漠漠黍稷油油無爽蟬鳴
之期有至鳳冠之稔其地則上厥價惟高準丁而請則無
妨廢據勲來射交爽事宜理旣不通地須追奪

對田中有樹判

乙有樹於田中里人讓之稱在疆場

緬彼古制攸列場人候農祥之戒晨服先疇之畎畝乙偶
昌運不知帝功是蕙是蓂爰稼爰穡場列瓜蔓圃資蔬材
藿靡芬芳歲阜其用多稔多黍乃顧於中田優哉游哉坐
矜於老圃果碩於灌或成蹊而則妨枳樹於籬任爲疆而
何有里人不識輕爲誚一作詰讓徒肆無稽之言難投有戾
之任

對菜地判

甲爲匠人於菜地制溝遂廣深二尺爲度所由

効功少訴不違理

十地分宜順其高下九夫爲井列以溝洫式備水泉之害
將損壅塞之虞利以生人成其務本永言經典實著廣深
自畎澮而陳規及園廛而不紊守之勿失敏則有功惟彼
匠人誠爲盡力審端徑術善相邱陵設夫間之小溝明遂
上之有徑水勢地勢因而用焉善溝善防斯焉在矣二尺
爲度殊其不法三農取託乃亦有秋方黍稷之離離見流
波之活活決其行潦達彼巨川庀度功程規模曲折卽和
夷之旣藝豈陵谷之將遷樊遲學於孔門自得老農之術

見於代刑邑中之黔卽類聞於有沮興其百板就以九成
方取託於啼烏佇推功於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頽薛縣
之琴晉獻城周初開仞邑華元植宋遂見爲謳省已良虧
尤人遽覩棄甲而復事本叶於前聞執扑以行譴何貽於
是日咸其輔頰雖成滕口之嫌旣勤垣墉請道噬膚之罰

對木墜誤壓判

將作官修城木墜誤殺行者

五材並用關石是鈞百堵崇墉麗譙斯起頃以春風折棟
秋雨摧梁雲構俄見於朝傾邊聲不聞於夜泣旣而周官

揆日斲之登登郢匠成風行者擾擾杠木之下危於坐堂
改途而行何必由戶異文王之所避同子產之見壓孽由
已作殃實人興取類憑河有均暴虎據法雖論誤殺在禮
爲之不弔

對於市驚衆判

乙於市驚衆擾亂

日中爲市天下攸集貿絲抱布虛往實來士馬星繁寶貨
山積君平卜肆推步自資相如酒筵朝夕牟利乙識非賢
達情昧憲章闐闐少游未見閱書之美旗亭之下自貽恐

衆之愆一等事源不可開恕三尺律令請置嚴科

對穿牆出水判

甲孟穿牆爲水竇流其惡於街衢坊人論告

甲孟地遙汾澮居此閭閻喧上陌之風塵亂中衢之車馬
攸繁湫隘未適閒居仰甲第而多慙顧衡扉而自惡鄰光
近接亦重於邱墳竇孔傍流忽染於泥滓遂使浮雲之騎
坐惜連乾道路之人行嗟揭厲流惡旣侵於五府議刑還
抵於三章牒送有司用懲其失

對開溝向街判

丁開溝向街流惡水縣令責情杖六十訴違法
既有文不合責情並仰依法正斷

惟丁門接通衢美非仁里異汾澮而流惡成閭閻之致沼
遂使軒車曉度將墜於曳輪銅墨風行有聞於篋令雖禮
律之目彼此或殊小大之情得失斯在而法有恒禁政貴
移風故議事之刑則符令典妄情之訴期於自息

對築牆判

洛陽縣申界內方牆因雨頽倒比令修築坊人
訴稱皆合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衆人共修

赤縣分曹黃圖控邑周公曲阜池是浮龜之浦元禮高門
人積登龍之望擊鐘鳴鼓歌吹由其沸天向術當衢屢開
於焉撲地屬長空驟雨看石鷺之分飛廣術頽墉見銅駝
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相如上林惟餘填塹徒掃茨
之有刺終射隼之無由奚興洛汭之垣載俟傅巖之築雖
人惟比屋而地實離疆幸無踰於舊途理宜歸於本界若
其衆戶始可興功自招頭會之嫌仍必面牆之請與奪之
理斯之謂歟

對宅判

洛陽人晁諺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
一區又被蘭女夫郭恭理訴此宅縣斷還諺州
斷還女諺不伏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毗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瓊
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道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絕
韋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喈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
揚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旣出嫁判給晁諺之家州
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卽近親令式
有文章程宜據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今所

帝宅天居深宮邃宇閭闔爰啟甘泉是壯必資恭敬無或
登臨景昧科條輒茲違犯且登臨之理抑有前聞桓景所
以消災山濤猶其望遠若非此道終合加刑法司處以徒
年景訴猶爲文過謂從令所冀減嚴科且前星發輝少陽
開景銀榜之門斯闢玉裕之德稱尊焉可輕然聿來憑眺
法司科詰正合公途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

宮室九重深居而理山河四顧設險爲雄或有登臨當其
近密始疑楚客極目春江終類子牟遊心魏闕事必無故
情其難捨抵玉律以懲違論頰衣而何失既有詞於令所
須閱實於司存懸議科條恐貽深刻

對縣令不修橋判

長安萬年縣坐去歲霖雨不修城內橋被推按
訴云各有司存不伏科罪

天開紫極地列鎬京渭水卽飲龍之津橫橋得牽牛之象

而二縣稱劇兩城攸壯望雙闕而如雲對九途而若礪頻
年淫雨中達泥濘石梁隳構鐵鎖不修馬惜連乾遲迴於
欲渡人嗟揭厲歎息於無良旣愆十月之期須明三典之
坐然則據地雖從縣管修橋乃合監營職司自可爲憂有
詞無宜濫罰飭五材而入用選百工以就程俾令蜿壇如
虹佇見闌干若斗請準此狀各牒所由

對棄符繻判

岐州參軍郭丹充計吏在路遺棄符繻及至大
震關贈令五千文而符史胡有捉丹越度告令

取隴州依狀詰罪二人不伏

漢陽故國隴岑舊境眷彼郭丹劾官茲邑同元淑之計吏
比孫楚之參卿而重關設險是稱襟帶因辨馬而方來侯
鳴雞而載入符繻且棄雖有異於終軍道德斯畱亦何慚
於柱史從茲經度未失事宜若論尹喜之辜誰執伯陽之
罪胡有妄告合抵刑書在於二人何所推鞠

對作刻出關判

甯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關

漢書作解脫
詐刻傳出關未知

科何罪

甯成刻薄爲吏威酷成章吞舟之魚翻聞不漏觸隅之鳥
遽見無逃不能戮辱自明羈遲取効而乃背叛西土蓄積
南山刻傳旣曰詐欺踰關豈爲誣罔請寘周侯之罰仍從
漢相之科

對謁者私度關判

汾陽縣竟戎幼學弱冠應舉西入關遂委過所

至京不應所對退從小選補謁者戎情思罷歸

請過所專

一作曹

司以無來文不給

竟戎地接汾河業膺洙泗道標強學擅英妙於州閭年在

弱冠慕明經於鄉國籊雲行地載馳千里之路警露聞天
爰振九皋之響遷亭記杜馬生之壯志可追函谷棄繻終
軍之雄心尚在雖言高方朔而調下孫宏便抑大成將從
小選入仕有吏曹之恥出關無使者之榮名宦以調役生
悲田園以歸來興歎昔時過所以委於中途今日行文須
憑於下署無宜部傳不可買符事在宏通理難退抑

對義井判

得人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
地訴云濟途行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飢載渴旣繙井而辨義
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人行
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邱之漿漢尹載馳旋觀章
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
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對注書判

斛律景注書爲長孫乙所竊遂行於代景男訟
之

自鳥跡垂文龜圖渙彩經文光乎歎鳳詩什燦乎歌鸞由

是百氏分門九師殊見詞義紛雜褒貶莫同針彼膏肓起

茲廢疾杜元凱先鳴於麟史王輔嗣推雄於象繫一作高

山景慕何莫由斯斛律景投斧誓心題橋表志研精覃思

温故知新採摭羣言遂立訓傳實求貽厥垂範將來長孫

乙宅心典墳先無書籍習史迷於逐老窺字感於陰陶黃

金滿羸罕有一經之譽白珪無玷不聞三復之言而猶借

韻李竒竊名州黨今景男有訟方覺是非理須更爲昌言

美惡自然明白

對注書判

斛律景注書爲長孫乙所竊遂行於代景男訟
之

卦演龜文書分鳥字左言右史紛綸於圖牒帝典皇墳昭
彰於篆籀自非沉鬱淡雅以居業修辭立誠以進德則未
能究精微之奧窮闔闢之源惟彼長孫器劣才窳竊沉冥
之號求著述之能覽向郭二莊其爲可及見虞王兩史自
謂過之殊不知不虛行名不苟得蝸甲蛇蛻有似之而
非真寶玉大弓亦得之而便失厚顏之甚實謂伊人景男
之訟誠曰未達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慢藏致盜

則又誰咎請更詳審待至量斷

對易道判

甲居重澤介疾有喜遂存乎辭或告其妄干他
事初不量力甲云剛德閑邪何往不利

乾坤既列易行其中六九斯重爻見乎外有同功而異位
亦原始而要終惟彼甲也乃居重澤當周公之迷聖義存
乎詞及尼父之窮微意筌於象然則上下合應利殊攸適
剛柔立體位或非居是以同心暫間遄當介疾之失和光
使終一作和聿成勿藥之喜以干事而告未曰知章以量

兌終從

力而言何哉。懵識况乎形自然之變，含不測之神。古皓首而難明，今丹筆而爰一作定舍而勿問，愚謂合宜。

對易道判

甲惕號暮夜有戎，勿恤中軍。按逗撓爲咎，將議明罰。甲訴初往不勝，今得中道。

三才孕育六位時成，藏往闡幽，鈞深致遠。用明失得之報，是興易簡之能。甲亦何爲形諸卦兆，居悔吝之地。處動靜之中，乍行乍藏，或進或退。初往不勝，故惕懼而號呼。終歸得中，則有戎而勿恤。實元亨之利往，乃爻象之情。言中軍

按論憑何議擬括囊已是无咎逗撓寧宜有刑

對易道判

丁卽次得童僕乙於處得資斧在旅之時所得

各別未知孰是

聖人作易窮理盡性君子明道體微知章發揮於剛柔而
生爻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用存悔吝之介式崇簡易之源
既致遠以鈞深亦仰觀而俯察相惟丁乙俱形卦兆匪以
蒙而養正諒在旅而多虞異乎先笑後號豈曰大來小往
得諸童僕知爾躬以無尤獲其資斧識我心之不快考卽

次而知是驗於處而覺非稽周象之文休咎斯在閱旅人之卦得失可明請探六畫之旨以取一言而蔽

對易道判

乙入於幽谷三歲不覲郡吏詰之稱澤無水以致命遂志

易之爲書解類成象因溷澤之爲體致幽谷之深潛君子是以養蒙晦明致命遂志豈隕穫於所遇將考槃而自得金車欲駕來尚虛徐朱紱方亨猶多鯨魴龍盤所以致用螻屈豈不求伸十年反常志或斯在三歲不覲吏亦何非

苟罔一作用有違可以無詰

對易道判

景虞吉有他不燕或謂繫心於一云義及豚魚
志不可變

行克有孚義形於色可爲已干櫓將措身波流敢昧斯言
不知其可景學乎前訓從事於茲知通幽洞微設卦觀象
敬慎不敗利用爲恒動協中庸德均上善獲此專吉莫知
其他同夏翟之姿難儔耿介比寒松之節但覩青冥非無
所守其不可變語稱近義敢匪聞諸易著盈缶死而後已

豈荀息之受託終不食言何周勃之爲臣取於木訥所以
繫心於一存忠篤而不喪執志無二賤華美之外揚及於
豚魚應彼鳴鶴或者所謂于何其臻且誰譽誰毀寧當盡
好所以所安寔宜必察誠知言者不中無問吉人寡辭

對易道判

景之宋得乾坤丁告違禁景不伏

景德行純懿道術通明齒迹堯封醜邁宋國探微研奧鈞
深致遠思尚長之薄遊每數損益同宣尼之志事載演乾
坤丁性直狹中竒疑能劉疑善類膚受之讒懇異皮裏之

陽秋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今動作非妄隄防未渝心儻偶
於木人罪庶寬於艾鞮

對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
絕鄉黨以墜業擯逐之甲訴無犯不伏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
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宏模蹟
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卽擅一臺越市推珍還
標五字諒無隕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

克屬以功開揆日蕭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曠隴之畫
閣式題飛榜方呈鵲返之書坐陟雲梯遂變虎賁之髮菱
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業垂堂取誠誠欲謹
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
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邱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
復懸針之藝

對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鄰告是過聲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糾禮容鑿鼓戒宵發五

通於晨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吹豳擊土載享
原田奏角鳴輦爰威鹵簿蓋偏伍之爲用誠子弟之能學
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爲今日翻抵於鄰告
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肇此刑書終貽滅趾
捨功錄過無或噬膚金矢尚艱鍰罰奚詰

對巫祠秦中判

南山有巫每祠秦中輒用王禮所由不禁御史
詰之詞云恐爲厲也

神祠所置祭享有由苟非國章無列祀典是以分巫覡之

職審鬼神之狀恐伯有之爲厲矜胡亥之乏祀小大從時
輕重不越明無天昏之患幽得憑依之方生旣殊於庶人
死何廢於王禮謂執憲之徒詰宜所由之不禁

對巫恒判

巫恒堂贈鄉人反接置於廣柳

惟彼巫恒志探幽蹟以爲階儼有禮堂贈無方式從招梗
之儀自得禴禳之術鄉人悟不知之毀迷獨見之明恃衆
生威率情含怒同舞陽之從代鎮已能反接異季布之適
朱家翻爲置柳處之刑典豈待邦成請從片折之詞以白

違行之訟

對妖言判

王遇於鄉間妖言村人告事

王遇稟性不臧立身非謹官雖登於一命慮猶闕於三緘
不思口關坐彰言玷妖詞妄作雖未惑於平人正罪應論
事可繩於峻典定刑名於木吏應入流條量減贖於金科
合從徒坐